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三十六回 守令得人民安寇殄 渠魁失計險喪親離

望真城靠北海邊，自古習俗澆漓，寡廉鮮恥，男不重耕，女不事織，城圯濠平，倉庫空匱。郡牧趙世基以守新岸卻童體仁之攻，遷中大夫。因與包赤心有宿怨，立朝不久，出之於外，又不得美缺，補授此郡。世基到任，便清查煙戶，無論一戶數十人及添丁減口，概令收入開除。無論大小生理，俱要分注明白。有不上煙戶籍者，察出或被舉首，俱罰谷三石，挑濠十方，甲保同論，因此戶口並無隱匿。查視冊籍，凡生理之虛而無用者，概勒歸農，且禁華靡工匠，勸農教士，養老尊賢。初到郡內，無半月糧食。週年之後，得有二年積蓄。俗化勢勤儉，城高池深。乃課射藝，視民之材能分為二隊。心明眼快者，課以弓箭；志鈍力大者，課以弩矣。明年得步兵五萬，弓箭百步中者八百人，弩及六百步者千五百人，以為定額。另設賞例，歲時考較，升能降擔所以穀日積日廣，士日練日精。凡有饑饉，俱不覺其凶歉，仍以蓋藏平行糶於鄰封。後遇連荒，亦隨各郡申報請賑，他處自查戶口開冊苛費起，至領賑到家止，各種費用，十分要剝去五分。其間官吏之不肖者，開假莊村、虛戶口，又立名色曰聞賑歸來，曰逃荒無歸，曰流民度命，種種開支。是以三分饑民，庫費十分賑帑，而極貧乏力之民苛費無出者，反莫能沾恩食賑而早填溝壑。至望真郡，見稽查一切，俱不准行。賑到，惟按煙戶冊給發，其間聞賑歸來者，俱令各歸本戶。

逃荒無歸、流民度命等項，則造蘆篷笆垣以居之，而飼以粥，亦給弓矢，使之學射。五十步中的者加餐，雖婦女皆知決拾。

所以金蓮、佛郎機、瑤樹、橫琴等寇，侵掠沿邊郡邑，俱不敢近望真洲岸。

及牛達派分諸將，領兵搶奪城池，先俱使有奸細隱入以為內應，再視凡城小將庸者，派一將、兵三千；城小將能者、城大將庸者，派二將、兵六千；城大將能者，派三將、兵九千。

望真卻派四將、精兵一萬二千。他處俱聞風而下，饑民且多為之用，不為用者，以糧餉誘引，亦皆順降。有知禮守義、寧死不從者，則大肆荼毒，焚廬毀舍，淫女殺男。沿邊郡邑，遭寇酷虐之苦盛於地獄，望真卻安堵如故。流來饑民，且為國禦寇，所以牛達兵將臨城，內外不叛，反將奸細擒獲，研得寇情，如何治理調度，情形迥異，且聽細道其詳。

當日，牛達令簽，掣得襲取望真者，乃佟克特、金布、崇連連登。四將點齊兵馬上船過海，泊於青藻洲，上岸直趨望真城。擁到濠邊周圍察看，惟見六門緊閉。佟克特等紮寨，守待內應，毫無信息。次日仍然如舊，乃令填濠攻城。怎奈河深水急，勢不能填。金布使四面拆屋，結筏為橋，片時即成。佟克特令步兵、騎卒先後浮渡，金布所領三千將士留於營內防備。

佟克特等過濠，令軍士拆筏結梯，豎靠城牆，正欲齊上，忽聞鉦響，灰瓶、石炮如煙霧襲來，中者無不受傷，梯俱毀壞。佟克特等並未傷騎兵回馬欲渡，未傷步兵欲泅過濠，忽又聞號角聲響，弩箭紛紛如暴雨驟雹，連登先被射沒，佟克特等勇無用處，同九千軍士無一漏網。又聽得炮響城開，金布見銳氣折盡，便令退走。

城門開處，湧出強兵。金布加鞭馳驅，背後如風追趕。走得二十餘里，只見前面蘆篷邊許多民人夾路而立。行近眼前，只覺飛箭迎射，後有追兵，正進退兩難之際，無奈馬為矢斃，只得拼命逃脫，三千軍士盡為射倒，都係一尺二寸長的弩箭貫穿腿腳，藥性發作，俱不能起。追來的將官是陸倚，見金布逃去，飛馬開弓，應弦而倒。這射傷寇眾的，係蘆篷內的饑民。

當下，陸倚令俱縛起，解往大營記功。饑民得令，各取麻繩草索齊捆起來，拖入城中去了。

陸倚帶兵直到洲岸，渡上寇船，將船內守兵盡行殺死，起錨向西，駛入榆港，令齊纜著。次日登山巡到南邊，見葡藤嶺上有軍隊屯紮，乃策馬覘之，卻係本國旗號。加鞭上去，忽聞喊道：「來的係陸將軍麼？」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陸倚跑到看時，卻係韓曙珠，連忙下馬趨前道：「小君侯如何在此？」曙珠道：「奉令巡視。昨日見葡萄嶺險隘，已分將士把守。到此見有徑可行，欲再留裨將，領兵一千於此。」陸倚道：「寇兵萬餘到望真，俱被伏兵殺盡，又得大艦二十四隻，牛達應膽寒矣！」曙珠道：「雖勝，不可輕視。牛達煽惑北邊久矣，今又群惡相依，黠者盡其譎，強者竭其狠，死心為寇，斷不可輕敵已。小將帶兵巡葡萄、葡藤二嶺，將軍可同趙大夫商議，各添兵守之。」陸倚道：「即日發兵屯紮，請小君侯放心！」拱別下嶺。回到東郊，只見趙大夫在那裡看軍士挖大坑，埋寇屍。

原來，趙世基自往年鄰郡遭寇侵掠，牛達等聲勢已成，逆料必有大寇臨郡，因令城中凡觀廟空屋俱作倉廩，使四境耆老曉諭百姓，將不用之糧食各量過數造冊，遠看運交近處，近者運入城中，或近山川險隘可守之處，則貯於山川險隘之內。現有寇到，即舉烽火，飛傳照會，入城者入城，入險者入險。情願殺賊者，埋伏截歸。號令素定。及佟克特等泊青藻洲時，早已現著，舉烽報到，便於濠邊分立暗記。敵到攻城，應發弩發箭，各件之地，將士皆知，不致錯亂。令田受備辦接應守城物件，令陸屈率精兵追捕。分佈已畢，佟克特到來，亦不發作。

次日見寇過濠，縛梯將登，始令鳴鉦，各種擊壓物件齊下。逮寇逃避各種物件不能到之地，始開弓放箭；箭不能到之地，始運弩發矢。未傷而逃者，又為伏兵射擒。所以強寇將士九千餘人，無一得脫。

趙世基乃出城將未死寇正法。又查盔甲鞍馬器械，視所中之箭矢，小號上名姓記功，各件俱給之以為賞，留貼肉衣裳而埋之。今日復出巡察，陸倚遇著，將收船逢曙珠的話告訴。趙世基道：「青牛山當守，葡萄二路卻可無慮。望真若失，則須守之，以度援兵。今我安堵，設兵何為？過嶺須直奔北山關，方有結陣之地、擄掠之區。北山現有重兵，寇焉能捨我越嶺而攻乎？今彼既言之，可發兵二千，令薄老齒、妣古厚率往屯紮可也。」眾將得令，領兵去了。再令寇屍掩埋處復堆大塚，始同陸倚回城，約來日賞兵卒、宴將士。

次午，兵卒受賞已畢，將士俱備辦領宴。忽見烽煙頓起。

趙世基道：「此牛達探訪接應兵也，且待席散再作區處。」宴諸將士畢，乃令裨將利恒領步卒三千，往苦株林埋伏以待之。再令田受領騎兵一千巡視，乘便邀擊。二將欣然帶兵前去。

且說苦株林，離城三十里，有十餘里苦株成叢，草木暢茂，乃農民收積灰糞之所。利恒兵到，將無數坑屋茅披盡行放平，用土蓋掩，與他無別，令軍士分伏於林內乾盛枝繁、葉茂草深之處，急切覘望。不出須臾，哈裡喇領軍馳到岡上，已見望真城頭。加鞭前進，不覺踏得糞坑，人馬俱墜其內，將士紛紛跌入。寇眾吃驚之際，忽然騎倒兵翻，軍中大亂。乃係藤牌手銜枚於林中草內滾出，逢馬便砍。牛寇兵將仍看不明白，羅括後到眼快，倒槍戮住藤牌，不防右邊飛標打來，正入左眼，慌忙棄槍，帶轉馬頭飛跑。利恒正同軍士擊打寇兵，也不暇追趕，只將林內林外之寇殺盡，始尋到糞坑，用鉤鏟槍提取跌陷之寇。

再說哈裡喇墜下，坑深糞廣，要騰躍上來，無奈浮不能用力，馬沒及項，張鬣亂跳，糞汁濺高，紮巾俱係蛆蟲，眼也睜不開。忽有搭鉤搭著發結向上拉提，便順勢躍立平地，輪轉鋼刀，果然驍勇非常，凡當著者，牌裂刀折，肢斷體傷，直破層圍。利恒使青銅棍攔住，哈裡喇大怒，舉刀上下亂砍，利恒交架不住，讓他逃去，割死倒寇首級回去報功。

正逢田受引馬軍巡到林中，詢問可曾擒獲名目，利恒道：「有矮將墜落糞坑，復跳起來，勇不可擋，殺出重圍，飛奔去了。」田受聽得，帶兵加鞭前進。見有棄甲提兵而行者，料係逃寇，令騎分兩翼圍圍過來，四面攢射，哈裡喇刀舞如飛，渾身遮住，矢俱中分堆積，將腿都圍住了，並無只矢著身。田受取出懷中小弩，認定射去，正中手背，哈裡喇一手舞刀，用口拔箭，跳出桿堆，仍然雙手輪使，兩腳如梭。田受加鞭，連發兩弩，穿通臂膊，透入踵內，哈裡喇方才止步，看著田受，拼命奔來。眾兵攢射，身如栗房，受傷深重，始不能前，眾軍士仍不敢近。箭俱完了，鉤槍手拖拉不動，知係已死，齊聲道：「且抬回去，與城內人眾看看這個大刺蝟！」不題田受領兵還城，且說牛達問探軍：「佟克特等如何盡沒？」探軍道：「聞得都係射死，詳細卻不得知。」牛達道：「可曾遇著哈裡喇、羅括？」探軍道：「望得有人馬上苦株岡，大約是的。」牛達猶欲再問，忽見羅括拊著眼來到，下騎只有數十

軍士隨著，訴說兵敗苦株林。牛達大怒，衛斯道：「望真不得，沿邊城俱難久守。趙世基猖獗如此，必須大軍親臨，才能取勝。」牛達令佟充隆等速往望真，四將得令，領軍馳去，牛達亦催兵前進。行有五十餘里，後面報馬驟來，牛達問有何事，那軍取書呈上，卻係陳英杰的，拆開看時，乃因玉帶圍沿邊汛地數十處，各報有官兵船隻停泊，恐係曾必祿等約來，裡應外合。牛達大驚道：「此浮金、雙龍料我遠出，島內必虛，欲乘空取奪巢穴，絕我歸路也。」衛斯道：「青牛既有猛將，望真又有謀臣，要路攔斷，浮石此日難於得志，不如回去先清根本，再作後圖。」

所得城邑，料諸將士不能堅守，莫若盡行撤回，各處降民可盡棄之，所有子女玉帛，運上筏去。」牛達道：「此刻也只好如此。」即發令箭，使飛騎照會諸將收軍棄城回去，令衛斯帶三萬兵同諸島未上岸之眾先歸，緊守險要，自待各處兵將到齊同歸。衛斯正欲行時，又有探馬報：「苟學禮領兵出北山關，到青牛山下立寨。」牛達道：「苟學禮，我知其能，並未經過大敵，如何為得將？順便滅之回去。」衛斯道：「不可輕視，小將雖未悉其韞，然曾觀其弈，算定而後投子，未嘗敗。彼素無大名，今突為將，況武侯、廣望君都在國中，必係因材薦舉，決非賞緣朦混，須緊防之。」言猶未了，佟充隆等已回。牛達道：「且先往陽光嶺後下寨，明日交戰。」四將得令而去。

牛達同衛斯等行得十餘里，忽聞鼓聲大震，喊殺連天。牛達策馬前看，卻係佟充隆等兵馬半過，前山塢內忽有官軍突出。為首將官舉大砍刀，引兵高叫：「賊寇休走！」麻裡賴大怒，舉耙出迎。又有將官驟馬鏢鏢接住廝殺。佟充隆揮軍退後結陣，自舉斧迎向前來。舉大砍刀之將衝到迎敵，鬥過十餘合，那將抵擋不住，又有二將飛馬趕來助戰。當先的使狼牙棒，隨後的使宣花斧，佟充隆力敵三將。麻裡賴二十合上將使鎗的將官打下馬來，舉耙欲向心口築下，忽然仰後跌落塵埃。兵將看時，卻係面門中箭，使鎗的將官翻身起來取鎗，羅繼馬到，揮刀砍為兩段，復引兵殺過去。將到塢口，只見一個少年將官橫著銀戟，直待羅繼大刀劈下，始發戟撥開。羅繼見來勢勇猛，武藝高強，慌忙韉時，那馬往後坐倒，將羅繼掀翻在地，眾兵齊上，剝為肉泥。小將看三將戰佟充隆不下，俱經受傷，後面又有寇來，乃驟向前，叱開三將，自戰佟充隆二十餘合，戟法愈緊，佟充隆漸漸遮隔不祝曹航濟挺槍助戰，小將抖擻神威，使戟撥開槍，架住斧，制出紫金鞭打中佟充隆耳門，登時斃命。曹航濟使槍從後向右肋刺來，小將略閃，夾住長桿，揮鞭掃去，曹航濟躲閃不及，正中鼻樑，落馬而亡。小將將戟高舉，向前殺來，後面塢內兵馬大喊齊出，天色將暮，正不知有多少。牛達到時，已經黃昏，不敢接戰，令兵退回，親自斷後。小將隨著追逐二十餘里，始領軍還。

原來，這小將官乃上大夫西青之子，故庶長樊嗣昌之外孫，單名一個星字，現為親軍侍衛。島主因發兵禦寇之後，始信中大夫張國威所奏賑虛民苦屬實，特差中大夫顧言、終遠、嚴惠、張國威分巡四境，差侍衛八員，各領禁軍五百，隨從擒拿姦宄貪污。顧言分撫北邊地方，派著侍衛安鵬、西星。西星自幼專好武藝，膂力過人，家傳戟法，射法猶臻上乘。當日奉差帶四員家將稟明顧大夫，請先行開道。顧大夫吩咐小心，西青答應，出來上馬往北山關而行。路上聞報寇勢猖狂，邊城竹破。出關遇著冰珠，問知賊兵現踞陽光嶺，就想往復陽光。直到葡萄嶺，知寇因攻望真之兵盡沒，俱趨復仇，便想躡其後。乃沿嶺依山而行，恰恰遇見佟充隆，大殺一陣，連誅四將，折去家將二名。

知牛達有備，不敢遠追，連夜回轉，趕奔護衛去了。

當夜，賊眾到陽光嶺，將士亦多疲勞，牛達除巡軍外，俱早安寢，來日好鏖戰。三更時分，巡軍望見隱隱人馬漸近，料係劫寨，慌忙傳報。牛達夢中驚醒，幸未解甲，軋轆起來，提刀出帳，各營燈火霎時如晝。嶺下鉦鼓齊鳴，火把無數，閃爍上來。苟新令前營奮勇擊敵，其餘亂動者斬。先鋒軍士發滾木炮石，如飛擊打，嶺下火把倒的倒，上的上，終不肯退。牛達來到，令弩手齊射，矢箭如雨，將火把盡行射倒。亂到天亮，軍士往下看，倒的都係負草驢羊，並非兵馬。牛達怒道：「中其詭計，通夜無眠。」衛斯道：「苟學禮移步生計，昨夜之假攻，定然另有他故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探軍飛來報道：「余佑兵馬出修翎郡，集船過洋。前面嶺外海邊，依山傍林，共紮五個大寨，俱係浮石旗號。」牛達咆哮道：「苟學禮用假攻詭計，偷過峻嶺結營。我雖有內顧之憂，猶足以滅此朝食！傳齊各營下嶺，限定未刻攻潰五寨。」衛斯道：「不可。若無遠大之謀，單除苟學禮，則當如此。若圖後舉，仍是全歸為是。」牛達道：「今途被截，如何得歸？」衛斯道：「計五營之兵，多則五七萬，安能敵我水陸銳卒十餘萬？彼意無非欲速我去，以載輜重，邀餘軍耳。今我內顧不遑，士有歸志，可選鋒結陣，夾立迎敵。」

餘兵徘徊如甬道，輜重由中上船，彼豈敢載？另傳沿邊各城邑兵馬，俱原船歸島可也。再者，餘佑臨陣，奮不顧身，今集船隻，定謀過洋攻取，深為可慮。應將巨筏一分為二，安德勝、麻解賴俱諳練軍事，可令安德勝帶裨將十員、水兵二萬，駕大筏於大道島，以截擊余佑，令麻解賴帶裨將十員、水兵二萬，駕大筏並佛郎機仍伏盤蛇島，以截擊苟學禮。將軍帶諸將旋師防備，小將黑蜂州，同哈裡藻、石中帶各島兵將分往沿邊巡截，然後歸守。」牛達依允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苟學禮領兵出北山關，探知葡萄嶺、青牛山等處俱安然無恙，牛達屯兵陽光嶺。又接雙龍島青珠的文書，知已領兵出洋，乃往東南進兵青牛山。鐵石迎入寨中，說過經戰的事。

學禮傳令軍士過山下寨，邀取丹鼎、天印所泊之船。當晚，用草束燈火、驢羊鉦鼓作攻嶺，於嘈雜之際，繞道逾越，紮定營寨，天明見報馬上嶺，將士請擒之，學禮道：「我正要他得知，擒之何為？」約有兩個時辰，號炮聲止，大隊下嶺，結成五陣，後面軍士平列，狀如長蛇，驍將原嶠、翟授，請衝斷之，學禮道：「彼皆思歸之士，我乃未練之兵，何可貪攻而取敗咄？待其收歸，尾而逐之可也。」傳令各營，薄暮出追。

到下午時，望見寇旗已動，始令放炮，各營齊出衝突。牛達軍士因輜重過盡，便欲收陣上船。忽聞炮聲，心膽俱裂，只搶路逃，誰敢戰鬥！牛達也鎮壓不住，自相踐踏。天漸昏黑，眾寇以上船為得命，落水著傷而死者不計其數。學禮領軍追到海邊，見寇船已回，方才回轉，收得盔甲器械無數。

次日，天印戰艦二百艘亦到。將官何曙、何同心，副將司徒盛、白長明，領水兵六千，居艦二十、計空艦一百八十。學禮令將輜重分上各船，四萬軍士，派八十隻，令翟授、白長明、和固、別莊、儲杏、宮靖、許綰、宗政統之，居於四圍。二十隻作游軍，二十隻釘連如筏為中營，令翟授、白長明作先鋒。

和固、別莊作左翼，儲杏、宮靖作右翼，許綰、宗政作後隊，令原嶠、司徒盛領游軍分兩邊巡察。餘空艦六十，令餘何能同何曙、何同心押往修翎郡，聽餘將軍使用。眾將遵令辦理。

次日開行。第三日中時，翟授、白長明見前面桅檣隱隱，令強弩坐於舷邊隱板之下，而矢鏃對板孔內，盾兵又伏於後。

繞過島旁，見有中船兩隻在前搖櫓，翟授催令速進。看看將趕著時，那船便俱旋轉。炮聲方起，轟隆聲喇，乒兵乒兵，一片亂響，煙霧迷漫，火箭、火彈、炮子如雨般飛來。將士著火箭、火彈者立倒，著炮子者立斃。船著炮子，莫不摧碎。幸帆篷桅板俱用桅子、鹽礬煎水刷過，火焚不著。兩船相隔丈許，翟授左手挽盾，右手持刀，躡身躍過，奮勇砍殺，寇兵俱放下火器，易械接戰。這邊船既相近，未曾受傷之軍士亦俱走上，數百寇兵傾刻殺荊只見敵船紛紛續到，火器又發，翟授並兵將盡遭喪命，白長明更為惱恨，鳴金收兵，回帆轉桅。寇船遠遠的四圍圍攏，漸漸近來，火器競進。白長明引弓弩齊發，寇多受傷，乃避於舷欄下施放火器。船被擊破，漸次下沉，兵士受傷者，不能逃脫。白長明深知水性，帶來未傷軍士，令各去盛甲，沒入洋中，離遠寇船，便出頭踏水而行。見本國檣帆，高聲喊叫。

巡船上軍士聽得聲音，轉旅迎來，白長明率眾爬上，查點軍士、舵工、水手，僅存五十二人。白長明恨得咬牙切齒，飛棹到中營報明緣故。苟學禮道：「此佛郎機島火器也。其人造作工巧，居於西海，想係遭颶風漂流來的。火器內之精者，曰無影炮、無聲槍，次者曰佛郎機，日過山鳥。其小件，各種名色猶多。火器雖精，吾兵非所習，得上彼船，即易為力矣。」白長明道：「炮子大如雞卵，船板著者無不破碎，彼船何能得近？」苟學禮道：「共若干只？」白長明道：「約二十隻。」苟學禮道：「將軍識得水性，便易與耳。可選軍士能於水中行走泅伏過晝夜者百名聽令。」白長明領命，選齊帶進。苟學禮令上船後抬出大桶一隻，揭去封

蓋，取出製造的純鋼新鋸，逕約五尺，形如車輪，利齒向外，圓軸居中，軸中有方孔，以受機軸。外有二木，長六尺，合空夾鋸，中有圓孔以受軸，木之兩端用長軟繩穿鐵鼻二個，各兩頭扣橫木之腰，鐵鼻釘於船底。鋸二面相去三尺，以方曲鐵機入軸孔內，腳踏長繩，手運鐵機，軸轉鋸疾，繩漸垂下。

雙足疊繞，鋸沒及軸，始行退出。或先縱後橫，或先橫後縱，鋸通船底數尺，入水既多，自然沉沒。或有墊塞，即棒搗錘打鉤拉，應無不沉矣。

白長明領鋸二十四面，裝束停當，帶領軍士過船進發。風順行速，片時便得望見寇帆。軍士於舵上入水，行到佛郎機船底下，如法運鋸，須臾取得六隻船底共十二塊。寇兵發起喊來，仍有六隻齊心開去。白長明指揮趕上，如法用鋸。先之破船俱沉，軍士挨排斬取首級。有抱板抱木浮逃者，俱挽而殲之，殺盡無遺。再向前，後所破船亦漸次沉下。寇兵奔前走後，紛亂如蟻。白長明趕到，亦如前誅絕，泐回報功。共斬首二千四百四十級，繳獲十二隻佛郎機，寇兵不曾逃去半個。苟學禮上了頭功，賞過軍士，調原嶠到前隊補翟授，將谷裕補原嶠。查點受傷軍士，令入中營養息，挽弩盾手二千，補入前隊。

白長明、原嶠得令，突有狂風大作，將中營大桅桿當胸打斷，打倒原嶠、白長明，船上船篷俱碎。二將慌進中軍稟知，苟學禮道：「此兆雖凶，然以數推之，寇終可平，但歲月尚早。

我等同取得玉帶險隘即為幸也。二位可暫領後隊，調谷裕、司徒盛上前。」二將稟道：「蒙大將軍恩恤，小將等愈懷肝腦塗地之心。既有定數，定能逃避。莫若當前殺賊，死得其所。請毋更換，以順天數。」苟學禮道：「壯哉！如二將軍，方不負君父也。」二將換船歸隊開行。苟學禮具文申廣望君，請調墨珠來督中軍。

發行去後，桅已結好，揚帆前進。行過半天，學禮坐於船樓上，望見前面一帶平山，數條桅桿出於平山之外，青天似碧，波浪如鱗。正行之際，只見水底冒出一陣人來，卻係本國服色章號。令快船向前查問，帶得水兵回到稟道：「原、白二將軍開船約有兩個時辰，見寇牌在前，趕往擒奪，不意那牌從兩旁圍來，豎起排城。白將軍欲退，原將軍道：『何不用火焚之？』乃令各船齊發火箭。雖然箭箭釘排城上面，奈火到便熄。數千火箭用盡，排城莫想燒動分毫。原將軍持劍躡身躍上排城，不防被搗竿當胸撞著，傾跌下來，隨遭搭鉤鉤祝白將軍向前搶救，砍斷搭鉤，原將軍墜水而亡。白將軍復遭搭鉤鉤緊，拼命砍掙，不防排城上面搗竿搗下，腦碎而死。兵士會水的逃得性命，不會水的，在船上被打死，下水被淹死。二十隻大船俱為寇有。」苟學禮驚道：「神應何速也！素知烏楓島生黑楓樹，燃之不著，所遇排城，想像黑楓樹板。計其牌當有數十里之遙，斷無如此多之黑楓樹。」谷裕道：「請用長牙炮，釘於其底，以羊腸度線，炮發便可散也。」苟學禮道：「雖是破之一法，然筏頗袤，非多炮不克濟事。發時自有參差。先者震動，而後者或斜衝擊，我軍未免受傷。今當由底下焚之，庶無遺擊。」令家丁於後艙將小號漆桶八十隻取出，約高一尺，逕二尺，兩耳係釘鏈，另盤長繩通於桶內。命司徒盛、谷裕領帶水兵，用船十只，為前鋒隊，裝通帶船十隻為救應。遂將木桶交付司徒盛、谷裕，道：「此活機自燃猛火油也。可令軍士抱桶，由水裡行。

到牌下，將耳上釘鏈釘於牌底，解下盤腰長繩，即出外而急掣之，則活動火生，藥燃油著，桶開，而油盡從木隙浮出水面，居牌之中而焚矣。每五牌釘一桶，自中心燒出，敵人潑水，火勢愈盛。水底軍將掣繩即回，上船於四面剿殺逃寇，不得有誤！」二將得令，使軍士將木桶搬過船來，開向前去。只見木牌兩頭由水底漸漸灣到，谷裕令退，司徒盛使軍士抱桶盡沒入水，各船轉頭，槳棹齊運。人多力猛，如飛退回，分為兩路，以待水兵。苟學禮坐於舵樓上觀看，只見各牌騰騰煙起，寇兵取水澆撥，倏愈飛高欺欺人，牌牌如此，頃刻便成一條火龍，翻空浴浪，煙霧朦朧。燒一層，浮一層，浮一層，著一層。兵士盔甲、衣裳、器械、糧食及篷舍毫無存留。只有牌底木頭燒去半邊。黑楓樹板雖燒不著，亦俱毀折淌去，形狀淒慘。苟學禮道：「數萬寇兵無有生者，吾之過也！」司徒盛、谷裕共斬首五千餘級，回來報功。苟學禮令諸船小心前進。

次日，傍晚直到玉帶州，又名玉帶圍。探船連報，船上並無兵將攔阻。苟學禮不勝驚喜，令速上岸紮定營寨，察探情形。

第三日接到餘佑的文書，照會連破寇船寇筏，進兵屯於旌旗島。

再說余佑自修翎都齊集兵船，得四十隻，又得餘何能送到六十隻，便安排進發。前鋒水族探得木筏排城等利害報到，餘佑令裨將吉烈、員秀以巨錨長鏈鋼鉤沒入筏底，用鉤鉤定巨木，將鐵錨埋深，使筏住呆，不能進退。再令唐奉、芋孚將大小艘艦並排桅頂聯絡，安錨竹輪，令柴育、俞階載石隨進。次日，木筏上望見，欲使兩端灣轉圍困，那知船底被錨鏈鉤定，彎轉不來。官兵船上運石安於錨竹梢頭，挽動桅頂輪軸，拼力急掣排城，著者即碎。強弩隨空處對寇發機，又令驍將侯保、解潔、臧登、詹廣、郝和、屈炎等，領著槍盾刀斧軍士船隻，循筏突入剿殺，炮艘自外挨攻，將士自內驅斬，數里木筏，三個時辰擊殺殆荆見機賊兵搶上腳船，如飛逃去，木牌盡獲。自點軍士，亦傷七千有餘，俱令於船後調養，仍然進發。

次早，見數隻寇船搖旗吶喊而來，余佑傳令眾將道：「聞得榔聲始許發炮發弩。」來船將近，旗招榔響，炮弩驟發，如何擋得住！碎者碎，沉者沉，死者死，逃者逃。片時間，俱看不見了。來到旌旗島，令俱下錨停泊，申文報捷，發書照會苟學禮、青珠，約期進兵。

次日，探船回報，北洋直到西無帶圍，並無阻隔。余佑大喜，令起錨扯篷趕向前去。連夜不歇，至西帶圍，果然無兵攔阻，乃率二萬精兵上岸結寨，餘者守船。

且說如何苟學禮、余佑兵不費力而俱上玉帶圍？原來，青珠使間諜探得牛達兵將盡向陽光嶺入寇，各島亦俱向北山會合，乃令金耀將兵，三島之船往東玉帶圍進發，逢汛停泊，挨向西行，到中玉帶圍即回，金耀依令。各汛寇兵將雪片般文書飛報上島。陳英杰接得數十處警信，正不知有多少兵馬，立即飛報牛達，請分兵回顧窺巢。第三日，探得船已遠去，並無停留，陳英杰只道係曾必祿等勾通外兵，乘機報怨。原來先因府秘有羊脂玉唾壺，晶莹透徹，陳英杰求之不得，含恨在心，後為曾必祿所有，今見此事，即加報文，硬坐曾必祿等勾串而來，請牛達速歸，先靖內亂，再謀外敵。牛達既素貪曾黨囊橐充盈，又恐其心不服。接得陳英杰疊報，回到船中，令衛斯帶裨將二十員、兵三千、船十艘，無分晝夜，由西繞出屏風之北，黑夜銜枚上島，同包枚襲擄曾必祿等。衛斯領命而去。

牛達回到玉帶圍，石中、哈裡藻並各島兵亦到。牛達犒賞畢，再令俱分屯玉帶圍，令哈裡藻領本島將士卜圍進渡廣漠洲屯紮，自帶將率百騎先行。令石中帶精兵二千行進，星夜趕上屏風島。逢著探卒報：衛斯、包枚攻打曾必祿等柵寨。即驅馳直進，聞得喊聲大震，望見殺氣騰空。忽有敗將飛奔逃來，卻係凌青漢。後面驟騎追趕，乃係遂塞思。青漢望見牛達已到，膽氣壯盛，翻身迎戰。未曾三合，被遂塞思申槍刺死。牛達大怒，趕上舉叉直搦，遂塞思急架相還。晉梧材見牛達凶勇，揮斧向前夾攻，戰到十餘合，晉梧材中叉落馬。遂塞思心慌敗陣而逃。牛達取出金錘擊去，正中脊梁，伏鞍飛跑。石中後軍亦到，拼力追下，遂塞思加鞭將到寨門，包枚恰好迎來，見其伏鞍，想係傷重，便想生擒過馬。不防遂塞思暗發鋼標，正中包枚咽喉，落馬而死。遂塞思無暇斬取首級，奔入寨中。

牛達等趕到，門已關閉。看那寨時，都係青光大石疊砌成牆，極其堅固，高峻難攻。牛達、石中不勝驚異，問道這寨何時築得這般險隘。乃自牛達使包枚襲上屏風，彼時講和，各守疆界。牛達隨即引兵南寇。曾必祿等知其必奪，乃因山形築成高厚壁壘，多儲糧餉，遠探近巡。衛斯兵船來至北邊，諜軍先已報到。曾必祿等礪兵秣馬，登高瞭望，見船隻暮夜上島，西邊又有兵行，乃今密伏寨上。衛斯趕到，包枚欲乘夜逾入。

衛斯欲清晨攻進，包枚不肯，令牢士銜枚接肩，將到上邊，俱為炮石擊死。乃令縛木為梯，架起梁橋，下瞰攻擊。凌青霄在南邊指揮軍士，遂塞思、晉梧材、林驍看見，暗開寨門，策馬帶兵飛衝出來。凌青霄使二口鋼刀向前，林驍使大砍刀接住，殺到三十餘合，凌青漢在旗門下看得真切，彎弓射去，正中林驍馬項，騎倒人翻，凌青霄復揮刀砍，結果了性命。方欲下馬抓取首級，忽然弩箭自腰穿過，落馬而亡——乃係遂塞思使的暗弩。凌青漢舉刀慌來救護，遂塞思躍馬挺槍接住施展。鬥過十合，凌青漢抵擋力

乏，敗下陣來。遂塞思、晉梧材奮力急追，牛達恰好趕到，打傷遂塞思，殺得晉梧材、林驍，也失卻包枚、凌青霄。凌青漢見塞堅峻，思量攻奪之策。衛斯到來，指示形勢，石中道：「寨內用水皆自外流入，何不置緩筋草於澗中，使毒氣散漫，敵人食之，自然受病，寨便不攻而得矣。」牛達大喜，令暗積緩筋草於上流澗內，傳各軍士不得取下水用，過兩伏時，周圍巡視，壘上不見有人。衛斯當先，砍門直入，並無阻擋。原來寨內皆中水毒，筋緩痠痺，麻木不能移動。牛達令將男女大小盡行捆縛，各家家資盡行搬駝，發往斧倚城。

這緩筋草蔓生，附木，白絲黑汁，本性敗肝散血，廣漢洲上，處處皆有。中其毒者，俱如軟癱。須過二日，藥性退盡方愈。

當下拿到西寨時，已昏暮，俱甦醒轉來。林琦見各姓人口都在，家資堆積如山，歎道：「奴輩利吾財耳！」顏島道：「無財安至如此！」後吳道：「此祖父多積資財，陷害子孫也。」易哲道：「當日父兄以惡入，今天假手於牛，亦以惡出。牛非善類，又將假手於人也！」曾必祿道：「祖父原係愛子孫的，不顧背天理、喪良心，千謀萬算詐奪得來，以遺你我。生平豪華享用，卻不見感頤祖恩父德者，今日如何倒報怨起來？難道報怨，祖父就來代你受罪麼？」牛慳正道：「此刻只有求池饒恕性命罷了。」握稻道：「無此厚資，斷不致死。象以有齒遭焚。今求之，亦無濟於事。」牛慳正道：「除此亦無他法。」諸人齊道有理，乃悲號乞命。石中走過去，答道：「貨也要，命也要！」曾必祿道：「我們身死固宜，嬰孩無知可憫，求恩恕修福罷！」石中看見，悽慘不忍，欲每家有一孩子。牛達不可，令俱押出行刑。男啼女哭，號慟震動，耳不忍聞。曾必祿罵道：「牛畜欺奪盡淨，斬絕根華。諸人祖父作惡，今日財空嗣絕，上蒼報應，原不差錯，看爾等如何消受！」軍士以刀截其舌，方才住口。共殺一千五百餘人，共得珍貝八百餘車。差人報信與陳英杰。

當有擊奉島大將文玉柱，知此信息，且素與牛慳正契交，心中不服，渡過廣漢洲來，與島嶼百姓雜在牛達部下投軍者，高聲道：「各處為玉砂同心竭力，理應與浮石拼命。牛達乃不往彼攻取，暗回襲滅同類，其素蓄見已可概見。先滅柏彪等，今又滅牛慳正等，俱係因財起意。行將謀及我等矣！況浮石與各島有恩無怨，現在將士智勇異常，你們胡為將性命為兇人結仇？何不隨我回各島，保合家！」哈裡藻本營五萬軍士聽得清楚，哄然散去大半，哈裡藻哪裡阻擋得祝散歸的軍士，往各營尋兄覓弟，招友呼親。文玉柱帶同復過玉帶圍傳知，各島將官盡行棄營而散。共散了二十餘萬，玉帶圍上守備為之一空。

惟有金蓮島大將鐵鷲，欲代國家報仇，仍然屯紮。及探知苟學禮等焚毀木筏，揚帆前來，情知不敵，乃回廣漢洲，將大小船隻盡拘於北岸。所以苟學禮等到，全無阻擋。

玉帶圍乃天生硬石，不長草木，出水六丈，橫寬十里，其直長未經丈量，故傳志皆無數目。此埤，當先原係一道綿長沙洲，寬有數十餘里，後來沙土被水洗刷盡淨，僅存石骨，屹然如城。其上若有兵將派守，則仰攻殊難，致多傷將士，遷延日時，何可輕得！今苟學禮因圍上各島守兵散去，未曾攻奪而得險隘，如何不驚喜！又得餘佑破賊的信，隨即發書，約二處王玉帶圍商議進剿，乃帶將士審視地利，見埤北巨浸，名無底潭，約寬四十餘里，對面便係廣漢洲。旆旗桅檣，隱現在目。令軍士下水探視深淺，回稟道：「雖有底，不可以丈尺計。」學禮乃往左右巡視，忽然兩陣烏風旋到，裹住坐馬，嘶跑不能得脫，學禮渾身自然寒顫起來。南邊又有旋風如輪奔上，摧散烏風羊角而去。

學禮回營，怔忡不已，立時修表告玻令兵將分往四處查察。二日俱來回報：「沿邊東西南北形勢，都與所看地方相同。余佑、金耀兵馬俱上玉帶圍，因少草木，不能結筏，無從造船，意欲游騎而渡。因見廣漢洲上有兵屯紮，恐非萬全，現在籌思良策。」苟學禮道：「智謀之士所見略同，雖得高圍而阻此水，為主奈何？」乃令司徒盛潛去，察看桅檣之處船隻，可奪則奪之，不可守則焚之。司徒盛探回稟道：「船隻皆藏於港內，外有齊頂石關，不能入去。峭岸又高難上，奪與焚皆屬不能。」學禮聽得，愈加憂慮，慚覺身體沉重。

接得都中文書，言浮金因牛達等煽動，諸島為二國邊患。

請命才幹重臣，令同平東海。獨孤相國薦談古，談古已死；薦趙世基，趙世基又玻乃薦墨珠領兵，會同浮金大將金湯巡撫去了。今領曙珠替調龍街前來接任。學禮得信，將軍事令谷裕權攝，專望龍街，偏不見到，終朝昏臥。這日，精神爽朗起來，隱几而坐。只見牙門將官稟道：「南邊船來，旗旌甚盛，想是龍將軍到了。」學禮大喜，扶著童子出營，見已泊岸上圍。當頭一位將軍，黑面蒼髯，皂袍金甲，擁從如雲，招呼：「苟將軍病體，何勞遠接！」學禮道：「末將不能彩新，致勞遠涉，不勝惶恐！」那將軍道：「向日巡視，為苟剛、牛市所困，武將軍使力士逐去，知之乎某等心中無限恨。將軍頤指泄之，快何可喻！」學禮道：「雖不意而得玉帶圍，奈無底潭未渡，沒有奇謀。昨接余將軍文書，言先得木筏復為各島搶折無存。為今之計，取料造辦，未免費時，惟有將現在船隻折散運上，復門成而濟耳。」那將軍道：「何需如此費事？凡束腰之帶必要交結扣處。依此向東五十里，視地顏色不同之處，乃其扣也。石質稍鬆易擊，先空中而後去外，船可入而用也。」學禮道：「請令即行之。」那將軍道：「吾奉敕為屏風島主，不能代將軍事也。」學禮驚道：「末將日夜盼望，將軍今已到此，如何不接理事？」那將軍道：「毋得絮纏！吾非龍子御，乃鐵柱也。」說畢，上馬擁呵而去。

學禮驚醒，卻係午夢。想道：「武將軍使力士逐去牛市、苟剛，定係前日南來之旋風摧散烏風也。」傳令谷裕入帳，將夢細與說明。谷裕隨帶三千掘子軍，前往訪察。

行至十五里，只見續續紛紛無數物件，如風捲蘆花，向人亂撲，卻不著身。軍士捉得，視之，俱係石子，俱各羽卒形象。

谷裕不顧，領眾往前。行有四十餘里，乃細察地勢形色，直行到八十里，並無殊異。又行二十里，依然如舊，只得回來稟復。

學禮道：「鐵將軍果敢有素，斷不妄語。此去經過些什麼地方？」谷裕道：「末將不知，須喚降兵詢之。」學禮道：「可速查來！」谷裕訪請，回稟道：「此地名羅帶岡，前去舞石坡、飛白坪、玳當歌金魚脊。」學禮道：「不必說了。明日可再於舞石坡尋之。」次早，谷裕復領兵前行，石子仍然亂撲。谷裕令分開細看，路上並無殊別。再看兩邊，卻有莓台，一自路北至潭邊，一自路南至洋邊，俱寬十餘丈。揭去莓台，一面石色嬌嫩。谷裕令軍士於潭洋邊俱留尺許，向路鋤掘剝畚嫩石盡去，深至十丈始止。其路中三尺寬硬石質堅硬，鋤掘不入，令用利斧斲去，至暮俱已工竣，只待去兩邊留存之嫩石，放水過船。

當晚，學禮聞知大喜，天亮臥於幃車，前往看視。哪知到舞石坡時，谷裕及軍士都驚呆了，問道為何？乃係昨日去盡的路中石硬依然如舊。學禮見諸人有詫異之聲，問係何故，谷裕向前稟明。學禮道：「此乃脈旺氣盛，過夜長復，無足怪也。可再鑿去，然後將潭邊、洋邊所存石壁，盡行掏空，拽船入空。」谷裕遵令，使軍士先鑿去宕路硬埂，再分頭搗壁。約三個時辰，路耿石壁去盡，水暴衝漲下來，如霹靂崩山，銀河瀉峽。學禮耳內作驚，昏暈過去。谷裕隨使將士護回，安臥帳內，滿營驚慌。學禮漸漸甦醒，道：「吾不能見滅賊矣！龍將軍未到，可即行文，請余、金二將軍來此進兵。」記室遵令，立刻辦理。

次日清晨，谷裕稟道：「船俱拽入潭矣。」學禮道：「再令三軍上船，過去何便登岸結營，回船便渡後兵。」谷裕道：「將軍有病甚矣，何可以渡？」學禮道：「吾乃身病，心固無恙，雖渡何傷？」眾將只得依令而行，揚帆前進。對面就是敵船佈滿停舟泊之處，俱已奔集迎敵。谷裕、徐郎發船迎上，正待交手，敵舟如鳳如凰，陸路敵兵又到，只得回船。敵人亦不追趕。

是夜，學禮病昏多次，急請余佑等到來，交以兵符劍印，說道：「吾不能從諸公滅賊矣，將軍等善保主公，勿以我為念！」是夜三更，卒於營中。眾將大哭失聲。余佑道：「諸君勿哀，從速備棺入木。」谷裕道：「前日，苟將軍說夢，小將已經備全。」余佑道：「取來入殮祭奠，上船過圍回國可也。」谷裕令軍士抬到，正收拾殮殮，只見陳英杰差人下戰書，谷裕取呈請令。余佑道：「可批詰朝相見。」谷裕批付來使去後，設靈甫畢。龍街兵船趕到，入營，谷裕送上兵符、印劍、冊籍，龍街收訖，到苟學禮靈前同諸將祭奠，將士哭泣失聲。正要送柩出營，忽然陰風自靈牀底起，漸向四圍，上下旋轉不休。龍街舉酒祝道：「莫非明日未可戰乎？」酒奠柩前，風仍盤旋。又舉酒祝道：「莫非有暴寇乎？」奠畢頓止。龍街對諸將道：「乘喪劫寨，古所常有。苟將軍今既顯靈，理當設伏取勝。」余佑等道：「將軍所見極明，請發號令！」龍街道：「先見營後有長闊溝，黃昏時可令軍士剝深三丈，上用

木席架搭，鋪如平地。於南紮一空營，令司徒盛領迭弩埋伏於後，和固領兵三千埋伏於西，儲杏領兵三千埋伏於東。見中營火起，齊圍攏來誅寇。谷裕領騎三千追逐掩殺，別莊、宮靖各領騎三千巡警接應。」其餘將士退後紮營不題。

再說牛達滅曾必祿等後，聞各島兵將棄回本營，軍士日漸散去，大驚無措，亟令分頭募兵，令石中訓練騎士，令衛斯訓練步卒，令佟阿隆帶十數員驍將，精兵二萬，助陳英杰守玉帶圍，以圖進剿佟阿隆到時，學禮已經屯紮玉帶圍。陳英杰料必來奪廣漠洲，乃分步兵沿邊把守，五里一屯，派兵一千，紮立營寨，令哈裡藻將佟阿隆等分作十處巡察，視官兵渡船上下，隨之攻擊。

安排已定。谷裕等揚帆而來，哈裡藻恃勇貪功，認定隨船，越屯不止。谷裕回帆，順水順風，數指已到。哈裡藻旋騎加鞭，及趕到時，陣勢已經列成，望見後面接應的兵將又紛紛上岸結寨，乃收兵回見陳英杰，請下戰書。戰書批回，捧書士卒稟道：「營中大將軍已死，兵將號泣，情狀驚惶。」佟阿隆大喜道：「願為前鋒，夜往劫寨奪柩。」陳英杰不可，哈裡藻道：「亦係奇策，幸而成功，玉帶圍可復也。」陳英杰道：「彼軍中必有賢才。其渡圍過潭結陣，非死者所謀。今兩營相近，豈有不防之理？」佟阿隆道：「敵將謀而且勇，非冒險用奇，安能雪恥！今晚前去劫營，雖死無悔！」陳英杰道：「既立意要往，切記小心。見可則進，毋得輕躁！」佟阿隆道：「曉得。」陳英杰道：「將軍選副將四員，帶飛盾兵二千先行。哈將軍選副將四員，帶兵三千接應。」二將領命，各帶人馬養息。

挨到二更，飽餐而行。佟阿隆引兵銜枚，來到營前，見更鼓齊整，旌旗不亂，心中大喜。發喊加鞭，將到營門，踏著機括，木翻席陷，佟阿隆並軍士半落深坑，後面兵馬行勢難遏，擠壓下來。及至知情，立住腳時，兩邊弩箭如蝗攢集，轉身奔走。不防反衝動哈裡藻接應之兵，互相蹂躪。待審問清白，谷裕追逐的又到，長槍利斧，橫刺直斲，反不迎避。到驚覺時，傷損大半，且戰且走。天色漸亮，哈裡藻殺出，領殘兵奔逃。

恰遇宮靖從旁衝來截住，向哈裡藻舉鎗欲擊，不料馬失前蹄，跌翻在地，身蹶躍起，哈裡藻急使蛇矛直穿入腹，死於非命。

正欲下馬抓取首級，谷裕已到，只得回戰。谷裕雙矛並舉，鬥過二十餘合，哈裡藻架住道：「此刻不必拼死，回來陣前相會罷！」撥開蛇矛，躍馬而去。谷裕見其武藝精熟，也不追趕。

收兵回營，查點坑內射死九百餘級，坑外射死二千餘級，巡兵斬得一千餘級。司徒盛將麻童、佟阿壘奚嚴首級請功，儲杏將刁超霄首級請功，別莊將舒居胥、郎黃、唐餘、錢田、葛德則首級請功，龍街各上簿畢，又將宮靖殮好。正欲作樂，祭苟將軍、宮靖慶功，巡軍報道：「寇已結陣而來。」龍街令道：「昨夜巡軍並臨陣隊伍居守，安臥之兵應敵。」眾軍無不踴躍。

余佑請對陣，龍街應允。

余佑領兵出營，指揮將士立挑先天混元陣，龍街亦出隱於旗門下觀看。陳英杰布的係青獅撲象陣，照會余佑道：「我兵未練破此陣之法，不可與之鬥陣。」余佑乃橫刀躍馬而去，請主將答話。陳英杰提刀策馬來到營前，欠身道：「願聞將軍大名！」余佑道：「吾乃修翎郡都總管余佑是也。昨夜相殺直到天亮，士卒未免疲勞，今與足下兩騎雙刀以決勝負何如？」陳英杰道：「既是干戈相會，焉敢退避！」說畢，便放馬舉刀，余佑迎上，戰有五十餘合，未分勝敗。文三畏看得高興，挺槍前來助戰，和固飛騎揮刀迎出，賴大獬又舉斧鞭馬馳到，谷裕舉矛截著。三對兒殺得不分高低。哈裡藻橫矛緩馬到營前喊道：「南邊陣內可有會鬥的，來與俺鬥五百合要？」龍街見他坐在馬上身高不足二尺，兩肩開闊過之。想道：「聞洲島之貴橫賤直，觀此將定然勇猛非常，不可使其多傷將士。」乃掣出兩柄金錘，拍馬向前道：「吾來也！三位將軍且歇，看我取此匹夫！」余等各回陣前觀看，見二人戰得酣處，六人按捺不住，各換匹馬，依然認著廝殺。又有兩個辰時，只見文三畏賣個破綻，和固側刀砍入，三畏暗抽銀簡，明架大刀，揮簡打中和固太陽穴，恰在賴大獬馬後倒下。賴大獬驚慌，谷裕飛矛橫入肋內，落地而亡。谷裕載著文三畏，四對變成三對。鬥到深處，忽見龍街坐馬受傷，將龍街掀翻在地。哈裡藻舉矛當胸刺下，正是：陣雲深處於戈結，戰馬傷時性命休。

未知龍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